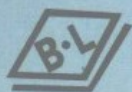


捕鼠论稿

兰楠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捕鼠论稿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PDG

责任编辑:王凌云

封面设计:刘彦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捕鼠论稿/兰楠著.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7. 9

(桂冠丛书/汪兆骞主编)

ISBN 7-80100-339-2

I. 捕… II. 兰…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1548 号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100027

北京市鑫正大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300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80100-339-X/G·135

定价:20.00 元

编 委

牛 汉 张同吾

汪兆骞 章仲锷

梁晓声 崔道怡

主 编

汪兆骞

内容简介

《捕鼠论稿》所收杂文，人谓之“怪味豆”。豆以营养丰富著称。“怪味豆”，味道虽怪，人不一定不爱。其营养孕于酸、咸、苦、辣、香、甜之中，于肌体、于精神，于做事、于做人，于从政、于经商，于老者、于青年，于公仆、于百姓，都大有裨益。要修身养性，“得道成贤”，不妨咀嚼、品尝一番。

目 录

《捕鼠论稿》及兰楠其人（序）	朱永远（1）
捉虱学	
除“四害”系列杂文之一	（6）
讨蚊檄	
除“四害”系列杂文之二	（9）
灭蝇篇	
除“四害”系列杂文之三	（13）
捕鼠论	
除“四害”系列杂文之四	（20）
三种唐僧	（27）
不妨学学唐僧	（29）
机会·主意·主义	（31）
“过五关”	（34）
$\frac{1}{25}$ 的学问	（36）
该属哪种牛	（38）
过“小西天”的启迪	（40）
降服“鳌鱼”终有期	（42）

善哉，“廉内助”	(44)
鲜哉，“民查官”	(47)
妙哉，“民考官”	(49)
“不打招呼”之我见	(51)
该谁先“下”	(53)
晏子有责	(55)
重拾批评武器	(57)
批评者的资格	(59)
要生一生自己的气	(61)
“早说”与“早听”	(64)
谈“花钱买批评”	(67)
苦的药与甜的糖	(69)
受捧与挨骂	(71)
擦一笔还是添一笔	(73)
看《焦裕禄》断想六则	(75)
谁更该学习孔繁森	(79)
吹牛应该“上税”	(82)
教唆吹牛更应该“上税”	(84)
吹牛为什么难“上税”	(87)
谁找吹牛的“上税”	(89)
但愿“成效”并不“显著”	(91)
千斤顶的风骨	(93)
从“光棍”说到“诸侯”	(95)
花架子与实招子	(97)
公章的价值	(99)
“威”不一定自“权”来	(101)
“软权力”的硬度	(103)

官僚主义与“官僚主义”	(106)
“干家子”与“看家子”	(108)
提防八戒	(110)
八戒自荐	(112)
对虾与苍蝇	(114)
唐僧取来的经外之经	(117)
不该吃“唐僧”肉	(119)
唐僧傻不傻	(121)
“钓鱼”	(123)
当心钞票变传票	(125)
洁身“自一钱始”	(127)
“售柄”必受制	(129)
人生观与鼠生观	(131)
为《“亡羊”不“补牢”》补笔	(133)
种粮者说	(135)
从“太太”说到“老爷”	(137)
孙子可敬	(139)
“醉”与“醒”	(141)
切莫“游戏人间”	(143)
从“梧桐”说到“气候”	(145)
“不换脑筋就换人”	(147)
重提“龟兔赛跑”	(149)
绊马索及其它	(151)
弹烟灰的说道	(153)
“三旨”之风何时了	(156)
话说“出头椽子”	(158)

“出气法”之比较	(160)
一就是一	(162)
要“战胜自我”	(164)
一盒火柴多少根	(166)
行动是更可信的广告	(168)
同行不是“冤家”	(170)
“比”之比较	(172)
“君子”之风徐徐来	(174)
婚礼“静悄悄”	(176)
幸子的幸与不幸	(178)
“文明”何以贬值	(180)
“家”的絮语	(182)
惯性与德性	(184)
呼唤“换位意识”	(186)
“也不要把自己看小了”	(188)
鲁智深的感慨	(190)
烧的困惑	(192)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195)
名片的表里	(197)
杨三姐的孙子出了个题	(199)
法与水与烟与火	(201)
“护萝卜学”与“拔萝卜学”	(203)
“杀一”与“儆百”	(205)
民举与官究	(208)
“受骗者”析	(210)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新说·····	(212)
“私了”的秘密·····	(214)
“侥幸”不幸·····	(216)
推“墙”与成“城”·····	(218)
“有钱能使鬼推磨”·····	(220)
可笑的失主·····	(222)
“救”字里面有学问·····	(224)
我评“闹宴”·····	(226)
诬告应该反坐·····	(228)
法坛奇闻轶事·····	(231)
官场奇闻轶事·····	(234)
市场奇闻轶事·····	(238)
“千里驴”也不错·····	(241)
有眼当识泰山·····	(243)
杨排风打出了威风·····	(245)
观音大士的心肠·····	(247)
马相伯乐·····	(249)
“败也肖何”拾遗·····	(251)
“用人之短”·····	(253)
“乖巧的孩子多吃糖”·····	(255)
透视“武克强现象”·····	(257)
琢磨一下“琢磨人”的人·····	(260)
崇实与慕名·····	(262)
“借光”·····	(264)
无花果与无果花·····	(267)
《新星》的启示·····	(269)

“捧杀”与“杀捧”	(271)
鲁迅的愤怒	(273)
从“追星族”说到“炒星族”	(275)
不许随地	(278)
鸡驴协作曲	(280)
江郎才尽以后	(283)
真假李逵与真假悟空	(286)
挑“他妈的”刺	(289)
也要尊重观众	(292)
也说“马二”先生	(294)
假如杨三姐看见这部小说	(296)
史可达的公道话	(298)
戴眼镜的滋味	(300)
治理“失望部落”	(303)
百分之十与百分之九十	(305)
还说“拔苗助长”	(307)
盛名之下	(309)
美名之下	(311)
臭名之下	(313)
对话比对抗好	(315)
和谈早比晚好	(317)
不要怕谈判	(320)
“相思谣”卷起相思潮	(323)
从“媒”之趣话说到祖国统一	(326)
从赵耀东先生站着讲话说开去	(329)

《捕鼠论稿》及兰楠其人

朱永远

“十步之泽，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滦南县城——倭城，处冀东一隅之地，区区一“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的小去处，至这本《捕鼠论稿》的问世，这已是第三本杂文集出版了。有人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曰：《滦南多俊杰》，点出了滦南杂文的潇洒风流，由是在杂文界，“滦南三杰”端的已小成气候。古人说：“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诚如是也。

眼前这本杂文集《捕鼠论稿》的作者，就是被杂文界称为“滦南三杰”的“第二条好汉”——“怪杰”兰楠。这位兰楠，致力杂文之道，近年在全国几十家报刊上发表杂文近千篇，于今结集成书，作为读者，作为邑人的我，自然为之喜之不禁。

日前，兰楠抱《捕鼠论稿》书稿，叩我柴扉，命我作序。对这位“怪杰”之怪，我早有闻，而兰君面前此举，着实令我愕然无措。大凡作序，多为名流大家，这等差事我如何当得？此时，我真正领教了“鸭子上架”的尴尬。怪愕之余，忽然想到兰楠的一篇《用人之短》的杂文中，曾讲到过一个清朝将军用人之道的怪处，他“军中无人不可用”：“哑者，宜令送递密信”，“跛者，宜令守放炮座”。一时我茅塞顿开：我之为人，向来不揣浅陋，兰楠此举，诚亦用人之短也。故我之作序，实效哑兵送信，跛卒守炮，从命而已。

兰楠，本名刘春祥，出生于唐山市滦南县倭城一穷苦农家。

教过书，任过干部，当过记者。长年农家生活和基层工作，与普通劳动大众朝夕相处，使他洞晓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多年从事新闻报道，使他有机缘扎进生活的海洋，练就一副探察生活的敏锐触角；从五十年代起近三十年此起彼伏的政治浪潮颠簸，使他形成善于在波峰浪谷中深思的习惯。正是对生活热情、探察、深思的融汇，激发了他日后写杂文的激情，也玉成了他敢于拥抱现实、触动社会政治神经的一大特征。

这位兰楠，虽其文其人已入《中国杂文鉴赏辞典》、《杂文百家专访》，而自成一家，却少文人的气质，多农民的幽默，透几分的“怪气”。人称他的杂文为“怪味豆”，他也承认自己的杂文是“怪味豆”，细一琢磨，恁地“文如其人”。

兰楠，六十多岁，中等身材，寸八“平头”，五百度近视镜。走路一阵风，办事急如火；在嬉笑中与人谈话，于噪声中奋笔疾书。此君不喜浓茶，爱喝“井巴凉”水；不喜“过滤嘴”，爱抽“锥子把”烟。嘻嘻哈哈，大大咧咧，一席话，常逗得大家捧腹弯腰，笑出泪来。然而，每每笑过之后，稍加回味，其所讲、所寓、所指，则使人常感其中有酸、有咸、有苦、有辣、有甜的味道，真个“怪味豆”也。

其人如斯，其文亦如斯。

“怪味豆”，倒也怪得可以。但倘细咀嚼，则感其味怪则怪矣，却别有一番韵味。

一曰：思维形式“怪”，见解多“颇不入时”。人说“伯乐相马”，他却《马相伯乐》；人颂“千里马”已成时尚，他偏夸《“千里驴”也不错》；人道“用人之长”，他主张也《用人之短》；本来说“吹牛不上税”，他却坚持《吹牛应该上税》；世间有“不琢磨事，专门琢磨人”的人，他则认为应该《琢磨一下“琢磨人的人”》；自古以来，多是“官查民”、“官考民”，他却大声喝采

《鲜哉，民查官》、《妙哉，民考官》……读至此，不禁令人掩卷拍案：信哉，“怪味豆”！然而诚如古人言：“让人喜不如让人惊，让人惊不如让人思。”惊怪之后，则感这些“颇不入时”之说，乃至离经叛道的意味，却正揭示出作者多侧面观察生活的方法和他豁达而思辩的头脑，正可谓“换一个角度看，茶杯便有了耳朵”。观常人所观之事，思常人未思之理，这也是作者思辩的独到之处。如从常人所见的生活现象中“独辟”不出启人思迪，发人深省的见解来，陷入三十年一贯性的思维圈子中，一讲专就骂南郭，一讲人才就请伯乐，“炒生饭”于大家受用，其味怪虽不怪，但或许难免“味同嚼蜡”的。

二曰：选材设譬“怪”，苍蝇、虱子、猫儿、老鼠皆可入文。

兰楠笔下，伯乐、唐僧、武松、八戒均可寓理；苍蝇、虱子、猫儿、老鼠皆可入文。随手拈来，涉笔成趣，寓理于形象，化理入譬喻，述事论理，任意驱使，引人入胜。“怪味豆”以“除四害”系列杂文《捉虱学》、《论蚊蠅》、《灭蝇篇》、《捕鼠论》开篇，师先秦散文寓言之风范，汲中国古典文学精辟简练之神韵；说虱论蚊之贪之狡，析蝇议鼠之恶之黠，拟人、夸张、活泼、有趣、出神而入化；疾呼“四害”之当除，寓正党风、灭劣迹之要，寓“国‘无六虱，必强’，‘有六虱，必弱’”。可谓曲譬直言，趣味横生。

《捕鼠论》中，用一只“爱鼠”并“护鼠”的“念佛猫”做譬喻，设想出“猫不捕鼠除害”反养奸为害的原因，可能出于它收过鼠的“红包”，吃过鼠的“回扣”。而后，再“深挖一锹”，进一步指出捕鼠猫变为“念佛猫”在于“念佛人”的姑息。而后，顺手一带，点出主旨：要治害鼠，得治“念佛猫”，要治“念佛猫”，须治“念佛人”。设譬寓理，鼠儿、猫儿，一一过来眼前，一路潇潇洒洒，终则曲径通幽，轻轻松松将人带入深沉的

思索。可谓“怪”得巧妙，“怪”得新奇。

三曰：遣句用语“怪”，别具幽默，俗入雅出。

杂文须是“登得大雅”的，不然如何得入文学殿堂？可“怪味豆”却很“不修边幅”。口语、谚语、歇后语，统统拿来；俚语、歌谣、顺口溜，尽为其用。用江湖口语：“蒙上盖上，变得快当”，活脱脱地勾画出那些偷偷摸摸，变着法子巧立名目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借用一首冀东民谣：“绿豆蝇，嗡嗡嗡，飞到西来飞到东，耳朵灵、鼻子灵，红着眼睛找肉盯”，极形象地讽刺了那些滥用职权，到处吃喝，到处“抄香赢”的人。嘻嘻哈哈，如叙家常，言近而意远，俗入而雅出。因其形象生动，文人雅士不咎其俗；缘其通俗易懂，乡里村民一拍即合。真个是雅俗共赏的“乡土幽默”，而别具一格。

“怪味豆”正是以这雅俗共赏的“乡土幽默”，以轻松而辛辣的讽刺，使“患者”在善意的热讽中，出一身热汗而达祛邪之疗效。像《吹牛应该“上税”》，就以一则生活中的笑话，将吹牛者讽刺得淋漓尽致，读来可使读者喷饭，令吹牛者汗颜，用很“俗”的比喻，讲出很“雅”的道理来。

“怪味豆”确也小得奇特。但倘细品尝，则感这颗“豆儿”小则小矣，却正像冀东一则叫作《油灯》的儿童谜语的谜面那样：“一个豆儿，大不大，满屋里，盛不下。”其含蕴、包容是可观的。“怪味豆”杂文内容广泛，其纵横捭阖，人间天上，万象包罗其中。大至天下风云，国态民风，小至村舍里巷，家庭琐闻，鼠蚊蝇虱，恁地“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机会·主意·主义》、《三种唐僧》、《1/25的学问》、《公章的价值》、《“家”的絮语》、《提防八戒》等缘事而作，有感而发，大处着眼，小处落墨，一扫“小家子”气，以慧眼文心站在宏观之高度，由“身边事”说国家事、天下事。笔锋所向，使那些官僚主义、利己主

义、以权谋私、嫉贤妒能、心术不正、吹牛拍马、趋炎附势者。不能再悠然自得，旁若无人；使他们“眼热心跳”，知所戒惧。出一身冷汗，而生悔过之心。可见“怪味豆”包容之大，功效之大，何“小”之有？

杂文界素以革故鼎新、激浊扬清为己任。时代需要杂文，人民需要杂文。“怪味豆”的结集出版，于文学百花园中又多了一朵小小刺玫瑰，当是可喜的。但是，杂文往往也“特别讨某些人的厌恶”，于作者有时竟是“潘金莲的竹杆——惹祸的根苗”。风云变幻，不少杂文作者或感“此道不安”，或汲“前车之鉴”，而不乏挂笔者，不乏“改营它业”者。至于兰楠君对此道的怀抱，权让我举一故事说明：

在一次春联比赛中，有一“学问无涯 求学问 应知多学多问”的上联征对。兰楠读罢，感慨系之，援笔疾书，下联即出：“是非有别 论是非 岂畏惹是惹非”。遂掷笔大笑……

据我所知，《捕“鼠”论稿》其文及作者其人便是如此。

1995年12月3日于儋城

捉 虱 学

——除“四害”系列杂文之一

偶翻古书，得《捉虱学》一部，不知何代何人所著，随手选录五则。

有虱当捉

一老而孤者，生虱颇多。老眼昏花，不得捉拿，致使患病而亡。人们传言：“他让虱子吃了。”

虱乃一种附身之寄生虫。食血，传病，为人之大敌。有虱当捉，并非小题大作。凡捉虱者必用力砸，足见其恨之甚。倘小瞧，听之任之，必繁衍成害而无疑。

患虱，倘无力捉拿，染病致死，着实可怜！若有力而不捉致疾，便未免可笑了！

捉虱不丑

有则笑话：一人和朋友闲谈，忽然从身上摸得一个虱子，因怕朋友笑话，便把虱子丢到地上，说：“我以为是个虱子，原来不是虱子！”朋友从地上把虱子捉起来，则说：“我以为不是虱子，原来是个虱子！”这与其说是笑人生虱子，莫如说是笑生虱子而不捉者！